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雷林燕

## 父亲的锄头

□蔡能平

犁、耙、簸箕、扁担……如此等等，这些都是普通农家的常用农具。我家亦然。

但不知为何，近几年，我对父亲的锄头，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有时，父亲那把把锄头，隔三差五，就会突然在脑海中闪现出来。或竖、或靠，扎在一堆农具中，好像特别显眼、突兀，有点自带“老大”的味道。有时回家，我也会有意无意地，丢几个眼神，瞧瞧那些新新旧旧的锄头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。所以，无论是农家子弟，还是城里娃，对于锄头，应该都是熟悉的，只不过，有些是用双手触摸过，有些只在书本上神交过。

其实，锄头构造很简单，一根硬木，一块铁板锻造的锄头铁，一块棕榈垫块，两块木质垫块。但要想服服帖帖地装好、装牢，不致于挥舞三五下，就锄头铁、垫块满地跑，手中空握锄头柄，那也是一项需经验积累的技术活。

记忆中，父亲总是在下雨天，才从老屋的梁上取下一小捆硬木棒，在挑挑选选一番后，从三五根中抽出一根，削去灰尘满身的木皮，把削成半圆形的一头，插进锄头铁的那个铁环中。然后，将棕榈垫块贴在半圆的铁环边，将开槽的木质垫块扣在平直的另一端。之后，另一块呈阶梯状的木垫块，让它起定海神针的作用。这时，父亲嘿嘿地使劲往石头上撒那块木垫块。三五下，地上的石块，也被震动了几下；周边的泥土，也裂开了一丝丝裂缝。那块木垫块就乖乖地钻进了铁环的缝隙中，紧紧地与木棒及带槽的木垫块黏在了一起，死死地将铁环涨紧了。此时，“7”字形的锄头，就在我父亲的手中安装完毕。只不过，为了不让锄头柄握起来扎手，父亲在弥漫着树皮的清香中，仔仔细细地，再将握手的那端铲刮得又光又圆。

今年，父亲已八十有五。听说，父亲在二十岁前，就已是村里有名的农事能手。犁田、耙田，种豆点瓜，

样样在行。父亲这一生，从没有脱离过锄头。父亲与锄头一起，见过雨、经过霜。虽说在壮年时，曾经做过十余年的半脱产乡干部，但也因家有七口人，每天，父亲总是在起早摸黑中，与母亲一道，将家里的农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记得那年，我大概高中毕业。有一天下午，我也随父亲来到田头，我一边看着父亲抡锄翻土，一边讨好地说，爸，您什么时候不用再拿锄头了。爸头也不抬，随口一句：就看你“会不会”。那天，我无言以对，怔怔站在那儿，默默看着父亲翻土。这句话，也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前些年，我添了二宝，父母为了替我们照看他们的小孙儿，就来到城关与我们一起生活。但一到了周末，父亲与母亲又照样往老家跑。一到了家里，照样抡起锄头种菜种瓜。一到周日下午，就又带着新鲜的蔬菜瓜果来到城区。现在，二宝上了幼儿园，父亲虽已回家，也不再种植水稻、小麦等粮食作物，但锄头还是没离手过，又与母亲一道，热衷于为我们四个姐弟种菜种瓜。茄子、青菜、白菜、土豆、生姜、葱，一些当季蔬菜和食材，家家好像很少再去菜场采购。

要说父亲一生，装过多少把锄头，用坏过多少把锄头，我想父亲肯定回答不上来。一次，我突发奇想，问了父亲一个问题：您十来岁时，锄头铁多少元一块。父亲笑了笑，语焉不详，一时答不上来。如今，锄头铁大概五十来元，要是七十年前，或五十年前、甚或三十年前，父亲都记得一个大概数值，那该是一张多么有趣的物价对比曲线图呢。不过，在我儿时，一把把磨平了尖角的废锄头，总会被父亲送到村里的铁匠铺进行再加工。两三把废锄头，换成一把新锄头，那也会让父亲开心一阵子。后来，村里的铁匠铺熄火了，铁匠也“走”了。再后来，好像十余里外的桑洲街的铁匠铺也关门了。有时，去桑洲、去岔路，赶市采购锄头，也成了父亲的一个“休息福利”。

不过，父亲对于锄头的爱护与珍惜，却是实实在在、没有一丝装模作样。特别是新锄头，父亲除了先在家里的砂轮上，对尖尖的锄角进行打磨外，总是选择几块带沙性的土地，通过翻土的“实兵演练”，把锄头擦拭得蹭蹭发亮。此时，抡起的锄头若与阳光相遇，你就会看到一阵阵光芒，仿佛要从铁板上闪耀而出。此时，在山脚下，在梯田里，一些不知趣的小碎石，总会被父亲抡起的锄头劈为两半。有时，甚至还可以看到几星电光火石。那时，我总觉得父亲的锄头很神奇，也觉得父亲特别高大、威武。那时，农家的小孩，绝没有什么时新的玩具，一把新锄头，有时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。我们有时也会抡起锄头，在家门口挥舞乱捣。“小人，锄头难搞，小

心掏到自己的脚趾头。”此时，这也许是一句叮咛的话，也许是一句吓唬的话，但尖尖的锄角，怕被我们乱碰撞断，却也是有几分不争的事实。后来，年事稍长，父亲对于新锄头，也是尽量少让我们触碰。特别是上竹园挖笋，更是要让我们拿一把钝了角的锄头去。父亲总担心竹根把锄角给撞“伤”了。那年，村里兴起一阵竹园改造风，全村老小都在自家的竹园进行深挖翻耕。那时，我也参与其中。父亲的一把新锄头，就被我用蛮力，折断在盘根错节的竹根上。此事，父亲总念念不忘。有时，也总会拿此事给我“开涮”。每次，父亲在劳作回家之前，总会在水坑或池塘边，拉扯一些稻草或杂草，搓掉黏在锄头上的泥土，然后在水中划动几下，让水赶跑泥浆。抽出水面后，又用力把锄头甩了甩，尽力把水滴甩干，不致铁板生锈。

对于父亲的那些锄头，我仿佛有种天然的自信。不管你把我家的锄头往哪些锄头堆里摆放，我总会一眼认出哪把是父亲的。是的，锃亮的锄角、严密的组装、布满锄柄的包浆，甚至带着父亲汗水的气息，都是认出父亲锄头的好标识。

其实，锄头不仅可翻土、挖石、掏笋……有时，也可为刀、为担、为短柱棒，父亲的锄头，仿佛无所不能。

有时，翻土翻到树根，挖笋挖到竹根，赶路碰到荆棘丛，父亲总会高高扬起锄头，对准树根或竹根或荆棘，嘿嘿几声，锄起根断，绝不会拿刀去砍。不像我，没有一身力气，也没有一点巧劲，根没斫断，倒把锄角给碰断了。那些年，家里养着一头大水牛。到了台风天，水牛也放不出去了，父亲就披着蓑衣，一手拿草刀、一手扛锄头，冒雨出门，割草去了。不消多久，父亲总会把锄头当扁担，把锄柄穿在青草堆中，和着滴滴答答的水珠，担着一蓬青草回家了。此时，脸上早已分不清哪是汗珠、哪是水珠了……老家王爱山岗，没有多少平坦的田地，多的是或大或小、巴掌似的梯田。山色更替，四季轮回，父亲的锄头，就像渔夫之于渔网、钳工之于锉刀，仿佛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有时，在田间休息，父亲也会把锄头往田坎一搁，仿佛就是一把随身携带的椅子。

几十年来，也许，父亲与锄头早已合而为一。父亲不仅用锄头翻过地、挖过笋、斫过树根、担过青草、平整过梯田与茶园……更用锄头换来了我们的茁壮成长、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。

这几年，锄头没变短，锄头柄也没变短，变短的却是父亲的身材，原先可作父亲短柱棒的锄头柄，却悄悄地蹿了上来，偷偷地高过了父亲的肩膀。

